

策政藝文新俄

畫室譯



41F
10



新俄的文藝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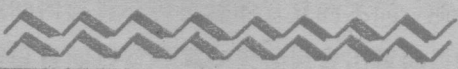
日本藏原惟人外村史郎同譯

畫室重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序 言

本書是日本藏原惟人與外村史郎全譯的名爲“俄國K.P.的文藝政策”一書的全部轉譯。第一篇關於在文藝上的黨的政策，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黨中央委員會所催開的關於文藝政策的討論會的速記。這討論會是因爲對於文藝政策的問題，即在黨的內部也有着種種的意見的不同，所以黨中央委員會即以當時爲中央委員會出版部長的亞

珂佛列夫爲議長開此討論會，使得自由地討論這問題的。

在這速記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在俄國各人對於無產階級文學與文藝政策，是有三種不同的立場，即特羅次基與伏浪司基的立場，瓦爾晉等雜誌“納巴斯徒”（在前線）一派的立場（包含“十月”等），布哈林與路納却爾司基等的立場。特羅次基等是否定獨立的無產階級文學與文化之成立的，他們說無產階級獨裁的時期是很短的過渡時期，而這很短的過渡的時期又是激烈的階級鬭爭的時代，所以無產階級要在牠的獨裁時期，創造獨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及文學，像資產階級在牠的支配時代有牠自己的文化與文學一樣，是不可能的。並且說，馬克斯主義的方法並不是藝術的方法。關於這一點，“納巴斯徒”一派和路納却爾司基等却和特羅次基等的意見相反，他們都主張無產階級的獨裁期是頗長的時期，這其間站在這階級鬭爭的地盤上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文學與文化是能够成立

的。路納却爾司基說，特羅次基是陷入自己矛盾的。俄國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特羅次基所說的革命藝術究竟是怎樣的革命藝術？在現在俄國，一切馬克斯主義，蘇維埃制度，以及勞働組織等，都同樣是無產階級文化的各部分，恰正適應於這過渡期的各部分；所以無產階級文學，當作往共產主義文學去的過渡的文學，是能够在俄國存在的。“納巴斯徒”及“十月”等並舉出實際的作品，證明無產階級文學已存在。

但是，關於黨的文藝政策——黨對於無產階級文學及對於所謂“同路人”的文學的態度，路納却爾司基及布哈林等却與“納巴斯徒”派等的主張不同，於政策上倒是與特羅次基等有相同的趨向。特羅次基的對於“同路人”的態度的主張是可注意的，雖然他沒有“納巴斯徒”人們似地看澈“同路人”的藝術思想上的危險性，但他的態度是合於實際的情形的。布哈林與路納却爾司基都認為下面的結論是唯一的、最正當的結論——即以所有的方

法扶持無產階級文學的成長，同時也決不可排斥“同路人”。扶持無產階級文學，他們却不主張應從黨方面加以人工的干涉或直接給以支配權，因為那是最有害於無產階級文學的。路納却爾司基說，不應該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課以狹隘的黨的綱領的目的。布哈林說，最好的方法是使他們自由競爭，由自由競爭奪得文學的支配權。對於“同路人”，布哈林是說，誹謗蘇維埃的知識階級的作家是不行的。路納却爾司基則說，要廓清政治的傾向上不合理的作品，可以用好的批評的方法，決沒有用禁壓的手段的必要。那些只有幾分不好的傾向的，或只對於政治無關心的作品是應該許其存在的；自然倘若那作品是完全反革命的，當然只得殺死牠。路納却爾司基並且說，有以自己為中心在自己的周圍組織小資產階級文學的必要，因為倘若不這樣做，那些有才能的人們是要離開自己走入敵人的勢力中去的。

以上所略示的數種不同的意見，是在這討論

會未開以前，即已熱鬧地論爭着，而在這以後也仍長久地繼續論爭着的。但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本書中的第三篇在文藝領域內的黨的政策，黨的政綱，黨的文藝政策是決定了。

第二篇，“ideology 戰線與文學”，是“納巴斯徒”，“十月”等統一了以後的全體的統一的宣言。即是“全聯邦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的對於無產階級文學與“同路人”的意見。將這篇和在速記中他們各人的演說併起來一看，則他們的根據在什麼地方是可以明白的。我以為，倘是站在無產階級文學的主張者的一面的，則這文學的理論的探求，是他們走得前面些了。於本書中，還都是斷片的意見，任國楨先生譯的蘇俄文藝論戰的第二篇文學與藝術中，有些說到無產階級文學的概念的話，請讀者參看。

蘇聯文藝家內閣會議文告 三

（一九二五年一月）蘇聯中央委員會

目次

一 關於在文藝上的黨底政策

伏浪司基的報告演說 瓦爾晉的報告演

說 阿信司基的演說 拉斯科林珂夫

波隆司基 烈烈維奇 布哈林 阿維爾

巴夫 亞克僕夫司基 亞珂佛列夫 拉

迭克 普雷特涅夫 特羅次基 羅陀夫

路納却爾司基 倍賽勉司基 抹西鐵

略珂夫 凱爾晴采夫 略查諾夫 別德

芮伊 瓦爾晉的結語 伏浪司基的結語

亞珂佛列夫的結語

二 ideology 戰線與文學

第一回無產階級作家全聯邦大會（一九

二五年一月）的決議

三 在文藝領域內的黨底政策

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一九二五年七月
一日普拉瓦達報所載）

關於在文藝上的黨底政策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黨中央委員會討論會的速記)

伏漢司基的報告演說—瓦爾晉的報告演說—阿信司基的演說—拉斯科林珂夫—波隆斯基—烈烈維奇—布哈林—阿維爾巴夫—亞克僕夫斯基—亞珂佛列夫—拉迭克—普雷特涅夫—特羅次基—羅陀夫—路納却爾斯基—倍賽勉斯基

——抹西鉄略珂夫——凱爾晴采夫——略查諾夫——別德芮伊——瓦爾晉的結語——伏浪司基的結語——亞珂佛列夫的結語

阿·伏浪司基(A. Voronsky)的報告演說

我必須豫先申辯二件事。第一，本討論會，照我所理解的看來，主要的是在進行一些實踐的解決；所以，關於我們底理論的相違點，我差不多不去停留，只觸到那在必要的限度內的。第二，我希望把我的報告限定在論爭的範圍內——自然，我知道這範圍是分明地條件的，人工的。而且文學生活，現在是已經被放在非限定在這範圍內不可的這樣的情勢裏了。現在就移到報告吧。

我以為，使本討論會底討論成為必要的重要問題——那是關於“共產黨對於現代文學的諸問題有着何等的指導方針嗎”這事的問題。有些同志說，像這樣的方針在我們之間並不存在，在我們

的地方只存在着混亂，無定見，自肆而已；因此，各同志是在冒着險的。但是，照我想來，這意見是全然不正確的。黨的指導方針在以前既存在着，在現在也存在着。而且這指導方針，照我看來，是常常歸結在如下的事的——即是，對於在文藝領域內的國內及國外移民，黨是進行着最決定的鬭爭來的；對於站立在“十月”的地盤上的所有革命的團體，黨是給與着助力來的；牠不曾拿某個的團體底方向來當作自己底方向；只在看見某等的團體站在十月革命的見地上做着事業的時候，給與了積極的援助；黨對於藝術底自己解決不加以干涉，給與牠以完全的自由。我這樣想道：實踐地做着事業的我們，在關於文藝的問題之中所能指導的重要的事，實在歸結在以上的基本的諸命題的。

爲什麼黨取了如此的立場呢？第一，我們必須記到，我們的國，是百姓的國，是農民的國，在我們的全社會生活上，狹義說在文學上，這是殘留着非常深的痕跡的，而且這痕跡今後也還要長久間殘

留着吧。再拿另一個的Moment——例如勞働者來看吧，他們也是具有很堅固的根在農民的層中的，他們因為周圍的狀況或出身的關係和農民纏結着。因此，在我國，文學的復活一開始，新的年青的作家們的一出現，農民的，百姓的傾向即刻十分顯明地被描寫出來，也是當然的；並且我們並不是僅指“同路人”說。我也同樣地指無產階級作家說的，因為在傾向上，也能將無產階級作家拿到這裏來說的。

倘我們略略認真地注意一下我們的無產階級作家的詩歌，尤其散文，則我們定能夠十分顯明地看取這傾向吧。更進一層，看一下無產階級及共產黨底情景吧。無產階級，是並沒有豫先獲得科學及藝術而獲得政權的，而且實際上獲得這等東西是做不到的。這情況，和資產階級的場合相比是顯然的不同的。在這會集上我沒有展開這意見的必要——因為那是既經被確定了的命題。不但如此，我們的無產階級是經了市民戰爭，現在正可怕地疲倦着

的。我們的共產黨，不論於過去，於現在，都不能對於藝術的諸問題給與很多的關心，只不過分了一點最少限度的注意於藝術而已。黨底智能，黨的才能，黨的精力，是完全被政治奪去了，而且現在也還被牠奪去的。

因為這情況，以及其他的我現在不能在這裏說到的許多的情況的緣故，在我國就產出這狀態：代替共產主義作家或勞働者作家底力強的潮流，幾多散個的，文學的，集團存在着。

這等的文學的集團，對於現代的藝術，是貢獻了獨自的，有時是非常有意義的東西的；而且現在還在繼續貢獻着的。但是，他們是各自走着隨自便的路，自己決定着自己的路，在全體上現在還不能占有全文學的潮流，而且在他們之間也屢次地被集團的精神支配着的。

從這情況出發——即是我們的國是農民的國，我們的年青的蘇維埃的作家是帶着農民的傾向而出現的，我們的無產階級及黨主要是忙碌着

直接的政治鬭爭的，在我國的無產階級作家之間是集團的精神支配着的——從這情況出發，黨所以自來並不站在某一個傾向的見地上，只注意深深地指正着他們底方向，協助着所有的革命的文學團體。

再，倘我們走近藝術的本身，藝術的性質的問題，從這方面也可以明白黨為什麼不會立在，而且也不能立在某一潮流的見地上的事吧。

藝術，由於牠的性質，是和科學同樣，不能接受像在我們其他生活領域內的那樣簡單的調整的。藝術是，和在科學上同樣，具有牠自己的方法的，牠有牠的發達的法則和牠的歷史的。在新的，“十月”後的文學上，還是一切的东西都看將來，一切都是材料底原生樣子，只是剛纔開始，只是模型，有很多東西都沒有被分明地表示出來。這情況也命令我們取了注意深深的態度的。

倘我們拿我們底文學的諸團體來一看，則現在的團體的無論那一個，都不能使共產主義的見

解充足着，是完全明白的——不論具着農民的傾向和極端地混亂的理論的“同路人”，不論“十月”，不論“庫慈尼錯”，又或現在正在繼續發生着的共產青年團底文學的團體：凡此一切，都是不能使黨說“這個就是現在我們應該從這裏出發的文學的潮流”的。於是，黨取了不停立在某一個文學團體底見地上，只協助着所有的革命的團體這樣的立場。

我，當作做着實際的工作的人，必須將在最近數年間於藝術的領域內得能做了的事，向本會說一說。在我，於文學的分野上的我們的事業是已經帶來了大大的結果了的事，是些許也不疑惑的。在現在，文學是已經成為不能從生活上除去的重要的社會的要素了。文學的比重是大的，而且與月份一起地成長着去的。例如本會是由非常有責任的斯道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這就是證據。這是證明在現在文學的領域內所造成的事是惹起我們的同志的廣大的人們的注意了。無論從量說，或從質

說，我們的文學是天天地在成長着去的。而且在最近的將來——自然可以由所有的事物感覺到的——我們定能看見久已不曾有的文學的繁榮吧。這事是完全得能以鎮靜的確信來說的。在我國，將產生出我們自己的古典文學，我們自己的革命的，偉大的，健康的文學吧。在這領域內我們是帶來了最大的結果了。我在出席這會集之前，曾將有時是壞的有時是次好的，但都非常堅固地，和我們一起開始活動着的藝術家，大略地計數過一下。

我將他們分爲各種的集團。例如在老人組裏，則爲戈理基(M. Gorky)，阿·托爾斯泰(A. Tolstoy)普里西馮(M. Prishvin)，維·維列莎耶夫(V. Veresayev)，莎濟念(M. Shaginyan)伏里諾夫，波陀亞契耶夫，阿爾卡·福爾西(Olga Forsch)，加·特萊涅夫(K. Trenev)，尼崗陀洛夫。

革命所產生的年青的作家(年青的“同路人”)——擺比里(Babel)，維·伊凡諾夫(V. Ivanov)，辟力涅克(B. Pilnyak)，賽甫琳娜(L. Seifulina)，萊阿